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眉山文集　卷六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衡葵

眉山文集卷六

宋 唐庚 撰

表

賀天寧節表代程守

穹旻儲休將永熙明之祚聖神應運丕承大定之基鳴社在晨際天共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寅恭克己孚惠得心自然堯舜之仁故能濟衆醇用成康之化幾致措刑政已逮於中和國遂臻於康靖爰紀誕彌之節宜增

逸樂之年臣承乏遠方欣逢瑞旦身縻符竹空馳頌聖
之誠目斷觚稜莫綴稱觴之末臣無任

謝歴日表 代翟提刑

四時既宅然後允釐于百工七政已齊可以肆類于上
帝蓋祈因夷隩之本實財成輔相之原 中謝 恭惟皇帝
陛下賁飾觀天革孚治歴俾歳月日時無易故金木土
穀惟修臣承乏之外臺復瞻新歳日惟不足豈小善之不
為時不再來嗟大恩之未報誓圖寸効不貴分陰臣無

任

賀立皇后表 代家提舉

徽名實冊表正宮闈叶氣惟聲飛騰寰宇 中賀 臣嘗究觀典籍灼見古初雖聖神特起而有為必内外相須而致理立朝立市共成建國之功親耕親蠶同底化民之道故周以得衆于十亂而虞嬀有補于重華恭惟皇帝陛下德進日新合由天作載初潛邸已諧寤寐之求入纂丕圖乃眷憂勤之助誕敷渙號式正坤儀承九廟之

忝嘗奉兩宮之定省緝熙陰教勸相民彝臣承乏遠方與聞慶幸免冐美化將形四國之風鳬藻盛儀莫綴千官之列臣無任

賀降皇子表 代宋運判

前星騰耀麗日重光凡在照臨舉傾瞻仰 中賀 臣竊以漢室之尊家嗣遂立高禖堯封之祝聖人俾多男子蓋承祧之至重任主器以非輕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作新聖治奉天以敬恪勤父事之心養物以慈摩撫子

來之俗蔘蕭被澤行葦霑仁穹昊駢禧元良毓秀爲社稷久長之慶承祖宗積累之休遣使告期重離明之有繼飛郵肆眚達解雨于無垠臣承之遠方欣聞吉語震雷虩虩知匕鬯之克堪螽羽詵詵期子孫之寖盛臣無任

到任謝上表 代

嶺表觀風已慙治效坤維按漕復玷寵靈引組知榮撫襟增愧 中謝 伏念臣單平冷系迂暗常才雖懐許國之

孤忠非有過人之奇節偶緣宄宦被遇先皇擢任監司猥承人乏之岀分使指益愧食浮纔自脱于殿刑蔑報書之最目謬膺渙渥重忝皇華鼠能已盡于五窮鉛刀何堪於再割鴻恩未報俄驚仙鼎之成濬哲摩興尚念遺簪之舊遂容尸素未即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健行天大明出震開並採兼收之路隆太平極治之基致此冥頑類蒙委寄粹表未瞻于天日殊私已佩于丘山敢不續短俾長勉懦為立登車興嘆雖微孟博之才叱

馭遂行姑勵王尊之節消銖可效糜粉為期臣無任

賀進築表 代

臣某言準進奏院報四月初七日涇原路合熙河環慶秦鳳路人馬出寨狀天都山進築西安州天都臨羌寨了當至五月初九日分屯訖者四路雲屯如入無人之境三城鼎峙坐收不戰之功華夏懽騰蠻夷震懾 中賀

臣竊以要荒之叛服繫乎制馭之是非有蠢西羌久稽天討當元豐之顧治將議翦除逮元祐之偷安務從姑

息養成其惡以迄于今屬神聖之嗣興起師徒而進築遠攻近取日削月侵城堙漸逼其腹心刁斗相聞于巢穴天都形勝既歸掌握之中靈武勢孤自有啓亡之懼積年之寇指日可平恭惟皇帝陛下仁勇兼資德刑相濟震文王之一怒所以安民體成周之四征終于成德神武不殺上兵伐謀故能旬月之間大復祖宗之地不疾而速惟斷乃成某猥以空疎誤蒙委寄振衣踴躍欣聞三捷之音拜手懽呼願上萬年之壽臣無任

同前 代

百堵皆作三旬而成竒速之功古今未有 中賀 臣聞王者無外天下為家凡聲教之未通必討平而後已惷茲夏虜久盜西陲虐彼一方逮今累世寶元慶歷數叛服之不常熈寧元豐屢翦除而未盡比興進築出自睿謀大師雲屯萬杵雷動山河克復埒堞相望封疆遠跨于流沙刁斗聲聞于瀚海天都巨險猶俯拾于纖毫靈武孤危諒不勞于餘刃恭惟皇帝陛下湯心勇知堯德武

文建一勞永逸之謀成萬世無疆之業攄祖宗之宿憤壯社稷之靈威臣迹遠天顔職縻指使効官有守惟懐鼇抃之心稱壽無因徒切葵傾之志臣無任

尉國邮表代

伏惟遺誥皇太后以正月十四日上昇者發開驛訃宣示郡人狂號失聲震悼喪䰟恭惟大行皇太后家順以巽坤柔而剛决大策于禁中指揮而定成治功于天下退托不居有姜任婦德之賢非漢唐母后之比向嬰疾

病本自憂勤瞑眩弗瘳彌留遽及伏惟皇帝陛下深仁
賦性純孝因心方攀慕于寶慈諒何堪于荼毒然以宗
祧任重軍國事叢願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忝
郡寄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眉山文集卷六

眉山文集卷七

宋 唐庚 撰

啓

謝蔡太師啓代

始緣力請得返敝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豈惟銘佩亦復兢惶某屏跡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絶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於管寧久已飾巾志意遂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霈

霈之恩舊惡宿愆一時湯滌前侯故將以次甄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蒙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久安田里仍處以虛閑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敢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値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蒙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退亦極寵榮食旣愈浮寧有小言之補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

賀鄭太宰啓 代

伏審拜恩中陛進位元台凡在陶鎔實深慶抃竊以虞刑未措選於衆而舉臯陶商禹將調求諸野而得傅說備見載籍號為美談然臯陶之術非本於民情而傅說之舉不由於師錫坐超迴古允屬聖時恭惟某官識照幾先學窮繫表禁林視草知盛德之有言樞極運籌見真儒之無敵既延登於揆路實濡慰於輿情以舜事堯意其在此維中及甫兹豈偶然必將盡攄胷臆之奇庶

幾大慰邇遐之望某側聞誕告實副願言徒深賀厦之誠竊與掃門之役永懷欣豫未易名言

賀劉少宰啓代

伏審拜恩天陛進位台躔凡在陶鎔舉深抃蹈竊以國家安治何啻百年宰相稱呼蓋嘗屢易置平章於後省冠僕射於南宮猶襲唐餘未皇周制主上親紆宸翰追述先猷作新二宰之名永著一王之法自非智足以斷國論仁足以遂物宜則何以上副旁求進膺大用恭惟

其官才推人傑學造天民言不外於聖人故常合稷喻必根於經術豈肯借秦登二府者曾未數年裨萬乘者蓋非一事逮玆爰立實副具瞻所謂蕭也規而曹也隨周公左而召公右年登可待刑措為期方此投閑聞之起立阻遠潭潭之府莫趨兩兩之階欣躍之誠實倍倫等

賀右僕射韓相公啓 代

伏審顯奉制麻延登宰席播騰九有歡慶一辭竊聞考

元龜以斷大謀不如舊德指喬木而稱故國未若世臣才猷夙著於廟堂名實已隆於天下故社稷因之而倚重而朝廷恃此以稽疑恭惟某官器重海涵神清玉粹天資攸禀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謞揚令聞坦涉亨途頃任樞躔謀已深於漢幄出臨閫寄澤未溥於南霖波地久虛僉言允屬值聖朝之嗣服思輔相以近衡召還三遷遂宅百揆章平戚事固無媿於古人房杜全功誠責成於今日必將盡發胸中之

緼庶幾大慰海内之心某承乏遐陬側聞除目阻遠潭

潭之府莫趨兩兩之階叢忭寸誠難形尺牘

賀門下李侍郎啓代

伏審拜恩中陛秉政東臺凡與生成舉深欣懌竊以明

良之會今昔所難董賈有志而竟不逢時房杜得君而

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於如此而唐政亦終於闕然追

還古初意在今日恭惟某官識探道奥學濟聖涯經天

緯地之文得之性禀尊主庇民之畧盡在術中早躋華

迳夙著時望西垣潤色爕追典誥之風右轄論思肅振維綱之任頃從鳳閣出守麟符衆人嘆其失時君子知其復用值聖神之嗣服思耆舊以廷衡召還自外而任以春官曽未閲時而入居左省除音所徹衆議允諧必將盡攄胷臆之竒庶幾大慰遹遐之望某久依琳館嘗辱鈞陶激懽忭於重衿難敘陳於弱翰佇聞爰立益副具瞻

賀蔣樞密啓

伏審誕敷明命擢貳鴻樞世稔服於重名人共欣於顯
拜恭惟某官才高康濟志切經綸文章秀發於妙齡器
業養成於晚節中外薦更之久所守益完縱橫應變之
材無施不可出而頗牧入則卿雲先帝深知欲大用而
未果嗣皇優眷遂圖任而無疑召還自外而歸直禁林
曾未閱時而延登樞府參裁機政寧穆邦猷朝廷取決
於坐籌邊鄙折衝於燕俎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
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某側聞除目阻遠鈞嚴莫伸賀

厦之私永愧登門之舊其如懽躍罔喻端倪

賀安諫議啓

伏審光奉制綸推居諫苑朝廷增重中外聳聞竊以致君澤民聖賢之所易逢時遇主古今之至難當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争之任得伸其志實係於天恭惟某官藴籍深醇議論辯博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横適用之才必將論列是非敷陳利害然恐供職未幾别有九遷之榮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某荷知有素稱慶無

緣欣忭之私實倍夷等

賀馬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陞冊府除目流播士類懽騰伏惟某

官望重賢關名高英縠才適邦家之用識窮道德之微

簡在上心重巳千之宿學延登宻省正門五之闕文蓋

朝廷以待於清流而鄉相多由於此出愧郵傳之旣晚

致慶牘之稍稽

賀楊運判啓

伏審寵膺宸命榮抱使權爰擇剛辰已諧禮卜凡叨屬部舉切欣悰某累任劍東粗知民俗雖人貧地瘠顧歲入之不饒而吏祿軍儲亦年計之足用倘貨源之不過宜利孔之並興馴致羨餘式資經畫恭惟某官才猷强濟術略疎通入握省蘭已振望郎之譽出持漕節用昭煩使之能諒生財之有方不加賦而自給佇騰最目行陟華途某方隸旄麾敢論瓜葛雅故未忘於一日庇庥當賴於二天懽忭所叢端倪曷喻

賀楊提刑啓

伏審光膺寵渥移爾祥刑使選愈華僉引允慰恭惟某官道心縕粹德性禀醇氣有養而益完術無施而不可以才自進容無待於後先中道而行時不分於彼此逮兹顯擢殊慰輿情乘傳出關巳嗣棄繻之志過家上冢益知晝錦之榮先聲播騰屬部澄肅某方欲述具利害塵瀆聰明若使遷延期月之間必能聽用芻蕘之説遽聞移命今復何言仰望飛騰永言欣懌

賀新提舉啓 代

伏審祇膺誥綸肅持使斧士流稱慶輿論率同伏惟交代某官眞性稟醇道心養粹學造天人之理識窮性命之微薦履儒官夙著朝望億萬橋門之士景仰餘輝三千闕里之徒爭傳緒論將以淵源之素施於政事之間爰自講筵出膺使指某偶緣幸會忝作交承即諧傾蓋之懽愈切望塵之意

賀王安撫啓 代

伏承令嗣新恩秘書榮登者充賦外臺已居前列第名
丹陛復處上游氣類增光縉紳共慶竊以西漢解頤之
士止得丙科元和大手之文猶須三上況天下承平之
後實人才並出之時俯拾巍科不妨談笑非有源流之
慶諒由堂構之基伏惟某官文苑標名將壇受鉞碧油
建幕雖專十里之權白首窮經不改一瓢之樂遂推餘
慶俯及諸郎繼三葉之榮名鍾一門之盛事某方圖稱
慶首沐騰緘仰仞謙沖惟知喜愧

賀侍其鈐轄再任 代

伏審寵膺宸命再握中權伏惟懽慰伏以某官兵機練達將畧雄深緩帶輕裘鎮壓千里綸巾羽扇指麾六軍上寛當宁之憂乃眷捍城之效知其難繼許以借留詔目外騰人言胥悅飛文展慶寓命於書郵占翰布勤首傾於記室永言傾戴孰喻端倪

賀王安撫啓 代

伏審令嗣秘書新恩賜及第者潛心几案素髙黄絹之

詞唱第殿廷果叶青錢之選士流胥慶儒道增光竊以
間歲搜賢本朝廷之故事一經肄業復神考之新科人
材一興仕路四闢非有過庭之教曷充入彀之英恭惟
某官俎豆儒風詩書將業投班超之筆意氣一時請南
越之纓功名萬里遂推餘澤俯及諸郎得片玉於崐山
復青氊之舊物揮毫灑翰實髙賈董之才幹蠱克家行
繼韋平之烕某未遑展慶先辱飛文感愧之殊敷宣罔
旣

賀王尚書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膺閫寄凡居屬部舉切懽悰竊以自昔雄藩首稱全蜀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實資重厚坐鎮浮華宣惠愛於遠方此倚毗之本意恭惟某官德基弘遠識局深純奕世功名不替忠臣之後歷朝議論共推長者之言輒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柄綸巾羽扇暫寬憂顧之懷鳥舃台階行副具瞻之望某備員屬部託庇下風忻懌之私叙陳

罔旣

謝兩府啓代

濫充星使未及瓜期殊無遷徙之勞就領轉輸之寄便於私計出自洪麻竊以運漕一方按繩百吏其權旣重所責非輕軍儲仰哺於十州銓管復歸於八路員多闕少憂注擬之艱難地瘠民貧苦均輸之窘急宜擇經綸之士以觀施設之方某學術迂疎吏能短薄少年氣銳謾有志於事功晚歲數奇已冥心於造化偶從常調擢

領使權曾未經年復膺新命此蓋伏遇某官陶甄士器匠石人材隆太平極治之基開並採兼收之路曲成羽翼特借齒牙敢不推本上心欽承厚德斧斤樗散少酬培植之恩箠策疲駑期盡馳驅之力

謝楊提刑啓代

伏審寵膺宸命榮領使權將攬轡於鄉邦因取途於敝境聞名久矣何幸如之伏惟某官廟璉至珍天麟異禀夙負棄繻之志果諧題柱之心奉漢使以巡行講周官

之班歛過家上冢爲桑梓之光華衣錦還鄉覽溪山而感嘆未遑馳問首辱騰緘瞻望徽猷不勝翹跂

謝許提刑啓代

幸託下風尚未瞻於履幕敢圖過聽遂引納於門墻在於闒然何以稱此伏念某忝分郡寄坐易歲華本自空疎無可稱於尺寸矧今老大豈有補於涓埃尚此遷延居然尸祿推擠未去固已荷於并容剪拂所加尚敢期於見及此蓋伏遇某官道心禀粹德性養和格物不以

所長動為可意待人必出於恕不復求全致是頑冥亦蒙比數雖衮褒一字足為衰朽之光而鼠技五窮終負提攜之賜永言銘佩有激肝膺

綿州謝監司舉辟啓

命教之始置師惟難既非所堪適足為愧伏念某一離國學十閱歲華忝兩任之郷軍自云得趣負三年之令弩未始辭勞止於為貧無所不可獄訟刑名之職皆是道場簿書錢穀之間莫非樂地况優游於儒術復咫尺

於鄉枌便於婚姻得以敎學有幸如此歸思可知此蓋伏遇某官匠石人材甄陶士類好賢樂善每推引類之心憂國愛君深軫思皇之念致茲後學得託下風才地非堪固難勝於重責使天所庇將銘鎖於初心感佩無窮敷宣罔既

謝翟大夫啓

竊以使部屈指豈無俊良書生何顏過承論荐伏念某幼而學字少識偏旁長而屬文僅知平側久服聖時之

化育竊聞經術之緒餘若得用其所長庶幾或有可取
投之猥冗無所施為豈禮樂云乎哉亦會計當而已夫
荀卿以為仰禄而孟子所謂為貧不圖登門便許推轂
此蓋伏遇某官賞信而罰必事易而説難嘉善矜不能
與人不求備遂令微賤幸獲依歸今日窮途自激昂於
氣節異時得路期奮發於事功庶幾終身不負知己

謝吉文州啓 代

伏承令孫新奉綸恩同登桂籍潛心文苑素高連運之

才較藝詞場大振機雲之譽士流縮手衆議歸心共推黃絹之詞果叶青錢之選三荆已秀雙劍橫飛豈徒几案之功蓋有箕裘之素伏惟某官詩書將術俎豆儒家投壺雅歌得祭遵之瀟洒輕裘緩帶有元凱之風流宜俾慶門疊膺慼事未遑稱慶遽辱貽音欣荷之私敷陳莫盡

答吉文州啓代

仁不可失常恐招黃民欲必從果諧借冦恭惟某官道

心稟粹德性養淳循吏袴襦安一方之民堵將軍裘帶肅千里之塞垣方松庇之共依慮瓜期之亟至欲薦才美自愧言輕幸天高而聽卑果朝奏而暮下此實邊民之福固非言者之功過辱長牋益深慙德

到任謝兩府啓代

五嶺乘軺已慙非據三巴擁節復忝殊私榮踰望端感結情外伏念某奮身仕版通籍朝纓擢自宂流承乏水衡之屬繼膺異數叨持外計之權雖指心誓報於寵靈

而臨事輒牽于才分二年攬轡竟無尺寸之功萬里還朝猶在品題之目重申巽命出按坤維地瘠人貧雖困轉輸之苦歲豐事簡曾無施設之勞再省空疎一何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材猷絶世名實在人定策兩朝炳著安劉之業矢謀九德巍標賛禹之功曲憐孤單未遽遐棄瓴罌易溢憂小器之顛隮陶冶無私荷大鈞之坱圠永懷銘佩有激肝脾

謝家提舉啓

書生所學粗記姓名軍事方叅未知拜起心勞意拙志廣才疎績未考三責將滿百抱闕擊柝真為貧之所為毀瓦畫墁嘆無功而坐食夤緣厚幸依託下風惟憂鼠技之窮寧顧馬曹之辱逮今三載雖每侍於燕閒未始一言輒有求于左右豈有意于為異蓋自恥于無厭遽辱見收實過所望此蓋伏遇某官賞信罰必事易說難其交物也淡以親其待人也輕以約遂令頑悍亦費陶鎔敢不祗畏簡書服勤簿領一丘一壑既未遂于初心

三浴三薰其敢忘於厚德感佩戰越不知所裁

謝陳使君啓

部封七邑歲荐二人首及庸虛良深感愧伏念某備員百里至是再期因其俗之所安豈能易俗齊以刑而未肅矧敢去刑惟其守拙以無他所以見稱於不擾本來事簡非聽斷之無留適值歲豐致賦輸之僅集以何功效致此品題此葢伏遇某官以鄉先生為郡刺史土地民政得諸侯之寶三敬義惠恭有君子之道四惘憐椎

魯收錄羇單所學背時雖不侔於枘鑿此身末世或有望於桑榆論報殊私當期後日

答解元謝啓

篆刻舊人望經郛而未見眩昏老眼豈文鑒之能精偶為國以得賢則因人而成事尚期勉勵前膺縻爵之榮益使衰遲坐獲知人之譽百函拜賜十襲藏珍

謝及第啓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惟

知感慨竊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國之休戚不繫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而策士豈徒求摛藻之華而諸儒充賦以在廷蓋亦取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讜言少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涉獵經傳者萬卷杜心浸癖賓性成痴雖古今成敗之原粗知其畧而篆刻雕蟲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揀金謾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

之曲筌竽異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顧為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與時而高下誠所不為姑盡節以惓惓寧抱關而碌碌夫何獻白亦預拾青此蓋伏遇某官匠石羣才鈞鎔衆窳與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茍有寸長未加尺退謂其辭雖鄙訥論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之言路必能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敢不冰霜

志操金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于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

答通判趙承議啓 代

伏審寵膺睿渥榮佐郡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宦路老成士流先達才能通敏學術深醇評三尺之祥刑已資口案贊六條之善治豈動心機曽稱慶之未遑遽貽音之見及何承謙挹惟有銘藏

眉山文集卷七

眉山文集卷八

宋　唐庚　撰

書

上蔡司空書

司空相公閣下十五年前呂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布衣為諸生呂丞相罷章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利州治獄掾章丞相罷韓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閬中令韓丞相罷曾丞相用事當此之時某為督郵曾丞相罷

而閤下當軸某自常調𥂕朝廷記錄脫之于刀筆之間而處之于師儒之任自念往時閤下鎮蜀某遊太學閤下還朝而某已歸蜀一迹不涉于門館一字不通於几格流落西南四千里外平生交友皆不在要路不知誰薦而得聞于左右也當此之時其感恩為何如而其責豈易塞哉昨自到任以來日夜黽勉職事庶幾有以補報萬一而才調學術止於如此所作講義率皆敷衍前輩舊説無一言一句能自立門户亦嘗推究學校利病

意欲有所建明而勑令格式周悉備具乃至無有毫髮未盡可以籍口獨有一事今試言之閤下少加意焉邇來士大夫崇尚經術以義理相高而忽略文章不以為意夫崇尚經術是矣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唐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畧都不加意乎竊觀閤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筭書

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
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為體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
詔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
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
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
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
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
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某久不談世事

慼閣下屢記其姓名敢復一言或行或否惟閣下裁之

上鄧左丞書

尚書左丞閣下某學術空虛不能盡知前世事自建隆以來數之蜀蜀之先進仕至兩府者衆矣其行藏出處是非長短非後進小子所得輕議然大抵畏避形迹不敢援引蜀人蓋起遠方孤立無與過於慮患不得不爾天聖中閬人陳鴻漸以文章知名於世制策入等以季父當軸不得召試擯棄流落飲恨至死引嫌之風其由

來久矣自閣下執政不復沿襲前事每見蜀人未嘗不訪問人物雖不以天下名器私於蜀人而蜀人之善未有棄而不録者老成宿德後生晚學隨宜録用各當其理至於甚愚無知如某等輩猶得備員學校閣下既不自疑而天下之人亦不以為私何其自任之重自信之篤也某紹聖元年自太學歸從事州縣三任於此勤苦於簿書獄訟而不以為勞奔走於車塵馬足而不以為毕十年之間遂無一字入國門者意謂古之為貧而仕

止當如此既無以取知於人遂不敢求於人知而人亦無有知者不知閣下得之於誰遽有薦引得非過於採聽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不然何緣記憶也某自到此忽忽歲餘事稍閒不廢讀書俸入差厚足以為養比之輩流最為僥倖所不滿者勢有不便耳風土氣候非所宜而飲食醫藥多不如意此其所以戚戚思蜀而輒布腹心于受恩之地也古語有之為浮屠者必合其尖此言雖小亦自有理惟閣下留意焉

上席侍郎書

知府侍郎閣下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疎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胷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

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

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毫備具無有毛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關說

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閤下倘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監司書

某聞管仲相齊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諸葛孔明相蜀廢廖立為民至死不敢恨古之人以德服人者蓋如此某誠不肖蒙諸公誤知過有論薦遂得循資作邑於此其人雖微其位雖卑其中雖空虛無有然有

民有社亦一邑之長也到官二年前日治一豪右而不勝其忿狂怒詆誇移文紛然逮今未已今之人誠不及古人遠矣賴執事聰明不以為過在於微賤無復可言者然念朝廷責成於監司監司責成於郡縣郡縣乃朝廷事也今姦人大姓敢羣亂法刺史縣令不敢迕視稍繩以法便起異論或責其量力度德犯五不韙或賞其奉公嫉惡不屈於勢噫此特職所當為不得不然耳責之賞之皆過也使今世人親見漢時何益董宣輩行事

當作何等駭怪耶某固不才何足議此然切思比來州縣孱弱紀綱廢壞上下習熟恬不為怪頴昌寄屋彭傑毆縣尉張讀新繁百姓毆縣令李注環州監押潘演毆知州种師中殆非治世所當聞見茲蓋法度陵遲漬染至此此所以言之於左右者誠望執事入為侍從首當論此爾非獨為今日設也區區之心執事察之

上憲使書

某竊惟閣下奉使入蜀首尾三年於茲矣蜀中縉紳士

大夫與夫四方之遊宦於蜀者不知其幾何人揚眉吐氣求出於門下者亦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盡而求者無窮意者閤下亦厭而鄙之否乎某嘗思之此非獨士人之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與今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説至於成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羣吏日考其成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其會而議廢置三歲則王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

之時才者有所勸不才者無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作其事制其食者莫不有先後之序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曷嘗有此奔競馳騖之風哉周道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所以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切出于保任薦舉嗟夫保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騖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致也豈獨士人之罪哉孟子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其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田則不祭出疆則載質士之進取固不足多責獨論

其正與不正爾某迂昧寡合衆所非笑獨閣下惻然以為可教奬借誨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遽聞閣下有使吳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妄有說於左右伏惟閣下觀先王所以進退人材與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實繫於時而寛假之不勝幸願

上翟提舉書

某暗塞不通世務獨於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為心則其去取畧可見

矣其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為仁義為禮智聚而為浩然之氣散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生者遂至於梏亡而不用之心不免於茅塞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不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歸於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儻來者也是物也如遊塵如野馬如蚊虻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益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於家事師於鄉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遊僅二十年既而

倦之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茫然竟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馳騖以求孟子之所不求者不亦昧其初心為知道者所非笑哉然竊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曰豫之初六未可豫而豫故有鳴豫之凶六三可豫而不豫故有盱豫之悔恭惟閣下負儁聲二十年今為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明鑑止水而某於此時効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真孔子所

謂可言而易所謂可豫之鳴矣若不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失人而有盱豫之悔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干説於左右幸閤下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願幸

上俞漕書

某以章句書生備員屬部官府之務十掌其八刑禁法令簿書錢穀芻秣市井無所不隷而兼領權攝者蓋不與焉雖日夜焦心勞思惟馬上得休息而思慮之表有

不應三尺律者多矣賴上官慈仁未忍汰去使月得五斗紅腐以祭以養固已僥倖豈宜開口求進為不知分人耶然念趨事以來忽忽半載每以職事進見必蒙教誨慰諭惻然有憫憐之意私自揆度似見知於左右者冒昧自陳而執事試觀焉某自少暗塞不通曉世務獨好觀古人經籍傳記上自堯舜三代下迄隋唐五季數千年事僅能涉獵凡所論著實非有以過人而一時輩流謬見推借年十八始遊京師遂與羣俊並驅爭先未

嘗少卻鼓吹虛譽相扇於場屋閒是時年少氣銳未歷世事遂以功名唾手可得而不信造物之能厄已也年二十四始得一官隨牒推移十載於此平生相知零替畧盡一落選調不能自脫今三十四矣蒼顏白髮奔走塵埃中雖名從八品實胥校市評爾憂患摧折曾不得吐氣此皆曩時盜名無實大言妄想為造物者所憎以至於此復何言哉今茲所陳誠以閣下聰明通達敦厚和粹道德之氣見於面目此西南之士所以歸心而某

亦不能無望於門墻也昔騏驥伏櫪聞伯樂足音而長鳴某非騏驥而閣下士之伯樂也有伏櫪而長鳴者其亦少垂意而察焉幸甚

上監司書

某官學四方從縉紳士大夫遊僅二十年聞執事之賢有日矣然未知其所以為賢者前日黨事起朝廷元老大臣與夫當世賢人君子一切貶竄斥逐方是時執事由某官謫為某官洎黨事罷向之所謂元老大臣與夫

賢人君子者皆起於嶺嶠江湖荒遠之地以次收敘甄拔錄用落落然布列中外方是時執事由某官擢為某官昔之觀人者必於用舍進退之間以求其向背去就之志葢觀其所以逐而其節可見觀其所以復而其才可知嗚呼此執事之所以為賢者歟乃者執事下車之初某自顧疎淺不敢造次奉書猶覬按部過邑得以瞻望顏色今既除代恐其遂去而不得一見也因寫近著文若干以獻執事以謂既不得一見猶欲執事知其姓

名耳文字不工初不喜示人往在益昌五年自念方在困中其言不足以取信未嘗一出所學以伸於不知已者其出可謂不偶然矣澄按有暇庶隱几而閱之莞然一笑即付之火干瀆尊重慙汗不已

答陳聖從書

公名家子博學有才此固鄙人之所願交而惟恐其不可得也惠然辱書相待過厚使人讀之面熱汗下且承示以所疑以公之明豈不到此耶意者將自有所説耶

古人有言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聞見既廣然後收斂反約此入道之序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之言孔子之所惡也公何疑焉讀醫書而不能為醫者有之矣未有不讀醫書而能為醫者世人徒見嘗讀醫書而不能為醫便以醫書為不足學而一切從其臆決此其殺人嘗毒于梃刃矣自頃學者多以紙上語為殺人芻狗務欲超然自得于不可言傳之際聞某此說當見詬然佛言無有一

法自虛空入者此所謂其實語也公更思之切磋琢磨乃是朋友之常分公有問難顧得反覆講究某有所疑亦當質於左右師範之說止作笑端置之勿道千萬千萬

眉山文集卷八

眉山文集卷九

宋 唐庚 撰

雜文

送苗師顔序

崇寧元年冬興元軍士有怨其守費詵者走益昌上變告詵叛益昌守得之惶惑夜半遣吏馳出城趨興元捕反賊即日以事聞傳檄郡國拘其親屬後旬日詵面縛至并就逮者數十人悉幪首繫獄窮治反狀自冬迄夏

累月無所得首鼠不決朝廷疑之還其獄於鳳翔而天興宰苗君師顔實領其事時二年六月也詵既檻就道所至發卒鳴鼓圍繞護送人皆意詵不能自白而詵亦自度必死暨至岐下一問而得實八日而獄具詵無毫髮罪即日破械出之告者用赦竄海外詵之出也感慨悲泣觀者顧指歡呼道路相傳一日萬口而師顔之名遂滿天下吾嘗論詵之不死其所繫豈小哉向使一夫流言二千石族誅以死則士大夫必將姑息吏卒誰敢

控制而使令厮役皆得以脅制其主非朝廷之明白師顔之後偉則縉紳之禍豈獨詵而已哉漢時治獄必取通經術知古誼者不可謂無意也後二年予官鳳翔師顔為治中得從之遊每服其為人而興元之事者嘗欲作傳而未果於其歸也因以為之序

上錢憲雜文序

憲使錢公按益昌命某獻其所為文意將有以教之也承命欣躍退求平生所業而多淪失存者無幾其間復

有俳諧者放蕩者觸時忌者不近道者妄論天下利害非所當言者文多不足錄者為故紙糊牕首尾訛缺莫可考者率皆削去得古賦一首漢漂母碑一首竹軒記一首古樂府二首近體詩一十九首并序為二十五首以獻噫士之自鬻非古也惟某不能自鬻以取困於時然亦以此得出于門下而公亦信其決非自鬻者庶幾可以受教而無嫌焉謹序

李生方書序

周官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吾少時讀書至此未嘗不竊笑以為不急之務也後讀聖惠方言有鳥夜飛謂之無辜小兒衣服遭之輒以感疾因以無辜言之狀如五疳吾以是知夭鳥之害有如此者非獨如鄭氏所謂鴞鵩之類而昔人所以力去者亦自有旨非獨如鄭氏所謂國中潔清而已夫硩蔟氏庭氏之所去者雖不專指無辜而無辜之出於斯時者亦無所容其跡雖未必能盡誅要當驅而出之于九州四

海之外而不得以為害斯周公所建置果不可謂不切于事也周道衰二官之職廢物之神姦遂得以滋息涵養于天地之內數千百年愈久而愈不可去故天鳥之巢往往有之而世終莫之識雖識亦無如之何當此之時李生以善醫無辜專門名家於秦隴間其功利豈少哉生出論數十篇示余以求文而為序吾聞扁鵲入秦為小兒醫生豈得其書乎何其術之妙也年月日記

送王觀復序

紹聖丙子歲予官益昌始從吾友王觀復遊方是時其文已如擊石拊石誠非世俗之樂獨音節未和爾其後四年相會於南隆復得其文讀之遂覺雍容調暢取意論事益有條緒庶幾乎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者予方聳然異之求其說而未得或者便謂涪翁在宜城觀復以書相切磨涪翁竒之相與反復論辨復書柳子厚效淵明古體詩十數解示之然後知有文章低昂疎密之節疑其有得于此是未必然觀復比來日益就道葢更事

愈多見善愈明少年鋭氣埽滅殆盡收斂反約漸有歸宿宜其見於文字者如此吾何以知其然也人之精神何與於琴而幾動于心則聲應於指自然冥合有不可詰者而況于文乎文生於氣氣熟而文和此理之決然無足怪者蓋涪翁所告者法也余所論者理也告之以法而觀復又日進於理今其歸也自言從蘇子於湘南過涪翁於宜城又將盡得其所謂法者則觀復之於文豈特如是而已耶觀復其勉之哉

鄭默字序

鄭子以其名默求字于余余為之說曰韓非作說難竟以說死箕子過商欲哭而不敢梁子作五噫之歌明帝聞而非之近歲蔡常山以笑貶海上甚矣處世之難也言笑歌哭皆有所禁則子之欲默也宜哉雖然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由是言之默遂可以免乎字之曰時言

上任德翁序 時年十五

薛郡任公之教授通義也士之曳長裾服方領抱書束帶優游於泮宮者數百人英俊豪傑往往輩出有少年書生曰唐某者誦書不甚多屬文不甚工碌碌落落無可稱者一日持一軸書掉三寸舌草衣麻履攘袂登門危言高論不顧忌諱公一見而嗟異之再見而禮貌之三見而憐恤之勸戒勤篤教諭款密某處之而不能自安退而諮之於客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肩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

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鍔庶幾超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某因書以為序

招隱辭并序

出左綿城南渡涪水至南山下並江而東行三四里有居民數十家以捕魚為生世不易業不知其幾千百年

古木參天自江北望之鬱然幽深圖經號漁父村蓋昔時涪翁隱居處也吾汎舟至其下未嘗不悠然遐想慷慨歎息裵徊不忍去世言前代隱士大率多虛名少實效此誠有之然不可一概以此量天下士蓋昔人論隱士者必首稱涪翁河上丈人二人之道實並駕而齊驅者也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翁毛翕翁教樂瑕翁樂瑕翁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平陽侯曹參參為漢相國而高惠之間天下無事民務稼穡衣

食滋殖蓋自河上丈人至曹參更六七傳授受失真去
祖風益遠而措之天下已竒偉卓絶如此使齊驅並駕
者得行其意獨不能處其君堯舜乎河上丈人之裔嘗
一顯於時而涪翁之後獨無其人然江鄉澤國安知其
果無有也試為長言以招之其詞曰
予誰友兮涪之雲出為雨兮澤斯人子誰親兮涪之水
朝於海兮日千里趣子之駕兮捨子之舟子不我信兮
與雲水謀

書朱尚書集後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特多特奇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殁也又命其子慎無刋類文集故慎秘而不傳于世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為利路轉運判官予與獄益昌始得尚書平生所為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詎不信哉文

集二百卷予得九十有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袞臣謂余他日當取之并以授予云

讀巢元修傳

唐末有鄭遨者與李振厚善振仕梁至崇政使遨未嘗一至其門後唐同光初振竄嶺外遨徒步萬里往見之其後一百八十年而宋有巢元修事士之難得者蓋如此吾聞子由立朝謇謇有大體然靳惜名器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敗也士大夫詆之又過矣觀其書巢元

修事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誡諭諸路提舉常平司卹民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部置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為予欲使民凶年饑歲無

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唯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發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强以利歳入之嬴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縶纍敲扑以要治辦之功汝其糾戒必罰無赦於戲有奬吏無奬法立法之意至寛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確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嘵嘵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

維服其聽無怠

思菴記後跋

有思是作病無思是滅病有思而無作惟無邪者近之無思而非滅惟不出其位者近之君侯幾於道哉思無邪而不出其位

眉山文集卷十

宋 唐庚 撰

雜文

自說

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

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貴哉

名小子說

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于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為老氏故名小子曰聃字以景老

客至說

貧家無酒食待客獨有茶湯爾山郡無佳茗而湯材亦不常有顧惟有水自入夏江水渾而井泥不可飲客至相對清談然比來公事冗冗清談亦不暇客之不至宜哉

失茶具說

吾家失茶具戒婦慎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洩

而秘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笑曰噫是烏得不貧

異箴

道喪俗弊非惟今日援而救之顧自有術汝旣無術欲救不能揭揭自異徒以取憎魯人獵較未害於聖萬春鄉射未害于正禮有從俗易貴隨時汝獨自異背俗而馳凡汝所為世俗尤嗤充汝之操蚓而後可士不必異亦不必同異禍同汙均失乎中勿異勿同惟義之適勿

以汝身與世為的

直箴

直乃一節末為全德全德之人能曲能直不師全德而蹈一節十圍之腹不能納一吸之氣徑尺之顱不能壓三寸之舌毫端棘末在汝胷臆汝不能訥衝口逆突出輒逆人遂失顏色顏色不懌內藏怨隙談笑之間遽成仇敵汝怨汝疾終身不汝釋汝不蚤自責何以安汝迹耶

雜說

桓帝永壽二年天下民口五千餘萬自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相繼誅死漢室于是大亂天下四分五裂血戰百餘年晉武平吳然後天下復合為一是歲民口五百餘萬比之永壽殺四千五百餘萬矣嗟哉悲夫君子賢人之存亡用舍其所繫豈小哉

皇太后服藥齋僧文

伏以眉毫散玉臨照十方臂色舒金護持一切仰資願

力上祝慈闈恭惟皇太后謙道施平坤德載厚始佑思

齋之聖惠于宗公逮衆訪落之謀率時昭考過軫邦家

之念稍違寢食之和有詔多方恭修勝利憑無量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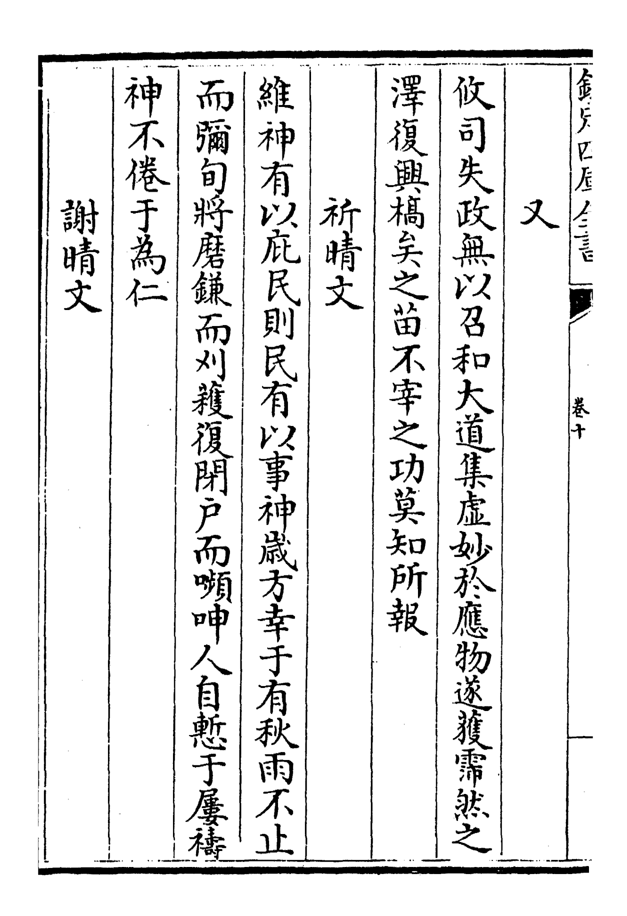
大醫王早臻勿藥之瘳益引後天之算來均介福敷錫

羣生和南謹疏

謝雨文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正覺能仁勇于利物遂獲霈然之

澤復興槁矣之苗無得之功莫知所報



攸司失政無以召和大道集虛妙於應物遂獲霈然之澤復興槁矣之苗不宰之功莫知所報

又

祈晴文

維神有以庇民則民有以事神歲方幸于有秋雨不止而彌旬將磨鎌而刈穫復閉戶而嚬呻人自慙于屢禱神不倦于為仁

謝晴文

劍利皆旱種不入土神私此邦獨賜以雨雨旣過多厥害維均今復還之遂禱于神拜手未起雨聲遽止歸未及家霽色千里令有何德感于神明何以報之牲肥酒馨

送湫文

視之泠然可濫觴兮用之沛然澤一方兮罌缾罐勺破驕陽兮稼穡以蘇民小康兮功成不返失其常矣歌以送之示不忘兮

辭廟祝文

敢昭告于某神某不用于時來長此民得以理去實賴于神神以為然餘無足道戒行有期敢不以告

祭諸廟祝文

祈報著甲令此常典也今歲茲土無大旱澇蠶穀以登賦輸以時顧守土者治行不足以致此惟治朝協氣所薰與夫上下神祇之庇庥而賜不可以虛受故潔蠲飲食以答靈貺尚享

祭祖墳文

嗚呼昔我先祖積善累仁以垂裕于後昆皇天福善篤生我先祖以考終惟我先人丕承厥志率德履行令聞令望風動于四方匹夫匹婦罔不知有我先人時命不與則竟罔有成功至于小子某不肖懼忝前烈早夜祇惕畏慎雖薦更多難則亦罔敢怠荒而禀賦顓蒙不能承我祖宗之志天子哀其愚錫以一命俾俟罪于益昌非某小子能實惟我祖宗

之休嗚呼某生不辰不逮事于祖宗夙夜恃怙則犬馬之養無有所施惟是勤勞王事益盡為臣之忠庶幾有裨我祖宗之緒不至于隕越嗚呼酒醴薦羞雖則不腆以告其區區之心祖宗其格思尚饗

祭宋承之文

嗚呼公乎維公蜀人起于遠方角出特立致身富貴頭角軒昂入握省蘭出持使斧有爓其光西極岷峨東盡河湟維公之疆聖神嗣興改易法度登崇俊良先帝舊

臣千載一時森列廟堂一日九遷唾手可得易如探囊

車在要津舟在急流遂爾淪亡炙手之勢桑陰未移遽

冷如霜跪奠道左感念疇昔揮涕其滂尚饗

祭程公儀文

嗚呼哀哉我昔擕孥赴官益昌公時送我泣下霑裳云

我老矣不復見子終天之別將至於此我謂不然願翁

加飡秩滿即還彈指頃間我舟既行翁止於岸眷眷不

去回首永嘆我官於東轉眼十年復來尋翁墓木蒼然

永懷往事淚落秋草為文寫哀以薦蘋藻嗚呼哀哉尚
饗

祭陳戶部文

惟公學道寬中善於容物立言詣理足以名家入則郎潛出則使指踐更既熟進退自如未應閒適之年遽有便安之請合者爭席方物我以相忘弔者在門遂幽明之永隔耆舊零落衣冠嘆傷闕文之史今亡正始之音遂絕豈無禮樂顧先進之可思雖有典型嗟老成之愈

遠況我小子受公深知拊棺長號有淚如霰嗚呼哀哉

尚饗

祭孔明文

天降喪亂漢祚將傾公抱器業南陽躬耕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嗚呼清哉萬乘知己三顧茅廬計安天下周爰諮諏協力合謀克賛霸圖嗚呼智哉帝念公心戰戰兢兢舉國託孤知公之能公受顧命拳拳服膺嗚呼忠哉建國之初國如綴旒負扆涖政為伊為周燕蓋不亂民

言不流嗚呼難哉步卒數萬哆然北出河洛騷動雍梁震慄曹氏君臣為之仄席嗚呼壯哉天未厭亂短公之命禮樂不興斯民不幸曹氏君臣酌酒相慶嗚呼痛哉昔我先子旅病瀘川乃禱公祠冀得生還神鑒孔昭生還故山嗚呼靈哉西蜀遺民荷公之恩登公之祠拜公之神祭公以饌弔公以文嗚呼歆哉

南行祭江瀆文

年月日西蜀唐某頓首跪拜江瀆之靈慷慨太息而祝

曰僕草萊野夫愚不知分不能與田夫野老傭耕南畒而背書腰劍假道荆楚以遊大梁鄉里親識笑其狂妄兄弟妻孥泣涕攝挽而擊鼓發棹奮然不顧其志蓋將有所為也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垂璫珥筆昂軒峩冠亦在于此榮耀父母庇廕兄弟兼濟友朋養活妻子亦在于此安國家定社稷立功名使千萬世不泯亦在于此僕之此行所望大矣所繫重矣神之有靈鑒其所存為我拘黿鼉縶蛟蜃鞭逐鯨鯢俾無驚湍怒濤之恐此神

之陰助力也其他功名富貴則人所自致非敢以祈於

神尚饗

代程信孺祭新婦文

平生孝和天豈無耳宜壽而夭孰窮此理藐然二孫誰

撫誰視豈無他人寧若所恃魂兮何之豈復念此

代路次祭文

殯之于室猶在目前喪既即路遂復寂然昔以懽交今

以哀別痛如之何有淚如血

眉山文集卷十

眉山文集卷十一

宋　唐庚　撰

雜文

惠州謝復官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惠州送到告身一道伏蒙聖恩復臣承議郎臣已於當日祗受訖始以為夢既而果然俯伏拜恩喑嗚流涕中謝伏念臣生逢堯舜跡雖涉於仕途性嗜老莊口不談於世事自知無用非敢有求適遭學

校之興累冐師儒之選傳經天性已負愧於面顔奉使
日圍固難逃於指目果緣俵倅卒至顛隮命察如絲罪
幾擢髪奮空拳於嶺表不保朝昏託衆口於江陽莫知
存没夷居萬里煙瘴六年頼禀賦之冥頑得保全於視
息雖簡編度日益堅國爾之心而兄弟灌園巳作家焉
之計豈期仕伍復齒朝紳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如日正
中惟天為大曰生曰殺得馭臣之方作福作威有惟辟
之道建元良於震邸均介福於坤輿舊惡宿愆悉皆蕩

滁前侯故將咸被甄收而臣憂患摧傷志意衰落雖受再生之賜終無一割之功惟作頌聲以歌聖治臣無任

答合守程元老書

某頓首李元應到瀘出示所賜書伏承暑中動止萬福眷聚無他良慰某處田野間亦復自適不足垂念但瀘南前日小旱二麥已不償種今又甚雨復憂麻豆矣仕進如此退耕又如此豈但人力耶婦稚病肺比老益甚五月中垂死復活今幸無事然以此都不成家計閒居

既無過從而衰晚亦不耐煩逃虛既久已自成趣聞人足音乃更不喜九月間送女到丹稜因放脚一到峨眉瓦屋霧中青城諸山至春末可歸向示漆器今納二十字聞此寛相憶為邦復好音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伏幸檢收合陽過客絶少公帑有餘日生事想見不多多亦不勞餘刃政當薫衣理鬢努力行樂自厚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張觀文所業書

某惶恐頓首某欲焚棄筆硯之日久矣而時時技癢終不能自制雖制亦不能久今日暫止明日復作如間日瘧不斷根本昨既至惠州便用趙廣漢法為銗筩每一篇成輒投之銗中不可復取比其還也始破銗出之得歌詩雜文三百餘篇念持此無所歸必歸之門下而篇目猥多無氣力裝寫但寫古律詩百篇雜文二十篇以獻辭既不工雖工亦安所施亦各致其所愛習而已隱几一閱即投之火中幸甚干冒鈞重悚愧無量門生具

位書

再上張觀文書四幅

某頓首再拜某違遠教誨忽忽累月暑中未審鈞候動止何似某六月初五日到瀘南僦居安夷門外無屋以居無田園以耕以植雖不及陶淵明歸柴桑時然老弱具在無所損失勝杜子美歸鄜州矣以此自遣不敢上煩廑念正遠師門下情不勝瞻依之至謹奉啓起居不備

某惶恐再拜某旣至瀘南瀘南邊人知某為門下客也爭持酒肉相勞且問相公起居狀某具言相公年七十餘精力如四五十人鬚髮烏光無一莖白者今雖翹然獨與道游而願力深重不忘利物之心父老聞此悉以手加額至於感慨流涕寄謝相公為宗社百姓厚自調衛

某惶恐再拜某昨去鄉時兒女大率皆幼稚今歸二子皆通經諸女亦復長大識字見父遠來相對懽然貧中

亦自有味但念古人從師不遠千里久者至數十載須業成乃去某自學道未有証處而遽去師席不得朝夕請業請益以此胷中忽忽不樂今冬了卻木蘭一事便當復走門下卒業矣參侍非遠此不縷縷

某惶恐再拜某昨舟中無他所為顧惟有讀書又無他書可讀借得史記數冊反復讀之見公仲一事適有得於心以為茲事粗善有益因漫錄出趙烈侯欲賜歌者田二萬畆國相公仲患之未有以制也番吳君曰君實

好善而未有所持亦嘗進人於君乎公仲曰未也番吳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烈侯以選任又明日徐越侍烈侯以節儉烈侯使人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某愛其不犯脚手而功效捷疾如此謾以為獻伏惟聰明幸察

香林疏

昔者香林親得雲門三昧傳之北塔挺生雪竇一枝子

子孫孫在在處處正眼周於法界真身瘞於寺中隻履具存莫記星霜之變精廬漫敝率皆風雨之餘文演道人愍此就荒勇於必葺欲使當來末學識前人魚鼓之音豈惟過去祖師存後世箕裘之業冀集無邊之福上資有永之年當賴十方共成此段

祠三使者説

瀕江之神有號三使者云世莫知其為何神其原出於雅安漢嘉盛於戎瀘被於巴峽之間民不敢斥以三指

相示輒恐懼變色其畏之如此然祭不過卮酒器食其所持蓋狹矣而靈應捷疾有不可掩者吾聞昔沅湘間祠東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少司命雲中君山鬼等神為歌舞以樂之而詞不雅馴屈平為作九歌聲施後世今神不可視其他獨不得比山鬼乎而客非其人無文辭以發之嗟乎

書姑蘇張自强教諭所編寅申錄

吾生平取名以此其掇謗亦以此頃謫惠州過扶胥此

書失手墜海中舟人皆失色予獨喜幸名與謗都息矣不謂今日復稍見於士大夫間讀之惘然似他人文思之茫然如隔世事而姑蘇張自强復持此六卷示予是名與謗特未已也然自强嗜吾文必知我者也必愛我者也想能為我深藏而慎出之庶幾可以免夫宣和巳亥十二月一日眉山唐子西書

書三謝詩後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

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唐子西書

生日設醮文

竊以有生之衆所欲不同貧者願乎多財富者期於不死賤者志求於顯達貴者思保其久長人既無厭神亦難應臣雖無似志實不然雖亦有禱於三清惟乞無灾之二字但以私門多故歷歲不寧齒髮變於艱危精神

耗於憂慮爰因生日虔叩上蒼庶幾天高而聽卑所謂物窮則反本使身心安穩尚復何求眠食康寧便為至足其他外物一付自然既所請之甚微宜必從於所禱下情懇仰伏望照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生日青詞

上界高高非人間世衆生擾擾如海中沙以如此之至微求自通於至遠亡何得達唯有至誠臣稟生雖愚奉道有素謹因生日特啓醮筵雖濁世溷淆豈降臨之敢

望而至心齋潔庶慈憫以來歆止於禳灾非敢求福臣無任

焚黄祭文

嗣子承議郎某敢昭告于皇考承事先生皇妣孺人五十二娘之靈通籍於朝逮今十年遇大禮者數矣而負罪流落久隔贈典乃者蒙恩復齒朝著始贈皇考承事皇妣孺人蓋自孤苦垂三十年然後能取一命以追榮父母而少伸人子之心其不孝不敏之罪無所逃矣雖

善文其過者莫能為之辭也區區之心考妣其鑒之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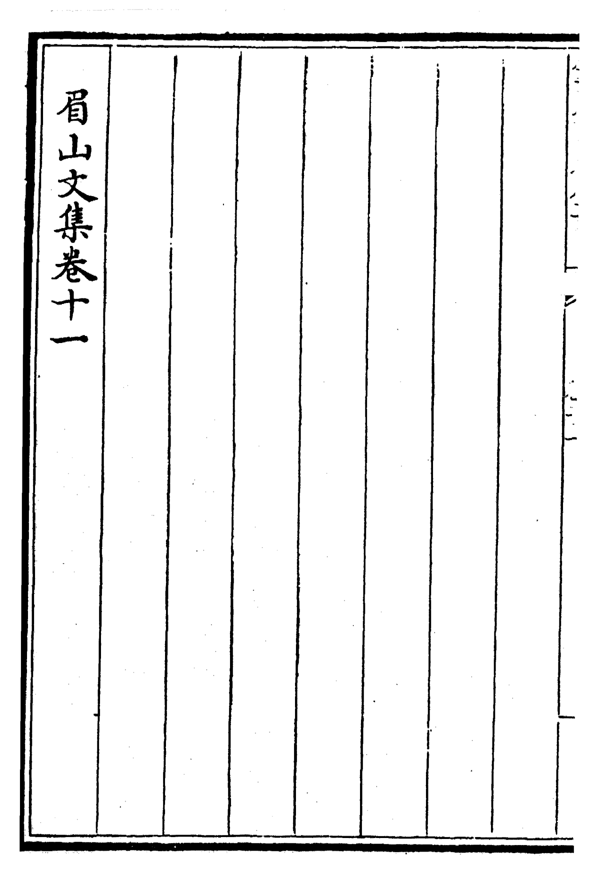
饗

祭家氏文

敢昭告於前母家氏孺人之靈國家恩德厚矣士人列於朝者非獨榮其父母又并其前母而封之上以極其父子之恩傍以廣其兄弟之義皆聖世之彌文前代之闕典也然非平日為善之報亦何能致之哉尚饗

代内醮文

頃歲以來多難相繼今兹遇疾猶異常時雖生死之有
期兾神明之可禱雙親皓首殊未報於生成穉子弱齡
尚未離乎乳哺仰祈洪造少假餘年得畢此心外無所
望


眉山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眉山文集卷十二

宋　唐庚　撰

策題

問大觀新書春秋釋奠于先聖前世宗工巨儒皆得與于從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嘗聞漢興之初六經出于散亡之餘有齊魯韓毛之詩有田焦費氏之易有伏勝孔安國之書有慶普大小戴之禮支分派别並立於天下非獨為説不同而經文亦異其後諸家之

學既已滅熄而毛氏之詩費氏之易孔氏之書小戴之禮獨行於後世此四人者其於經旨雖不能有所發明而聖人經文得以遂傳天下實此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從祀而一人獨無與焉議者將欲建明以稱朝廷尊儒重道之意

問孟子之時去成周爲未遠而成周之治蓋孟子之所欲爲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爲之心而考其所未遠之事宜乎皆得其實而至論班爵祿之制有不合於經者

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於五等之間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說又于傳無所見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謂之同耶則公侯皆百里而不謂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謂之同耶則侯伯皆七命而不謂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與王制不同而論耕者之所獲與周官亦異雖曰諸侯惡其害巳而去其籍然此數事猶見于他經不為無所考而

孟子之論如此有司所以疑而問也
問先王之時其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與能者異矣賢者
不可責以事則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虛其材則
使之在職而服采此書所謂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謂尊
賢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于
下士莫不因事以設位因位以制祿未有居位食祿而
不任以事者雖冢宰之貴亦未離于服采焉其所謂服
休者不過三公而已服采者常衆服休者常寡則天下

賢者將何以處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職者任事而常勞則先王之用人亦有流品之異耶

問政必本於財財必取於民賞必施於功罰必加於罪此為天下國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為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關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則欲去關市之征無夫里之布執干戈衛社稷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以謂善戰者服上刑土地闢田野治古之所謂力也而孟子謂

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茲豈古之制歟意者其自有旨矣

問先儒有言孟子之書所以象論語故旨意合同者衆蓋大賢擬聖而作也切嘗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駕孟子將朝聞命而遂不果孔子去衛明日遂行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其制行之異類皆如此孔子稱樂則韶舞而孟子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孔子稱畏大人而孟子則曰說大人則藐之其言之異類皆如

此安在其為合歟抑其所以異者乃其所以同歟
問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言之用
于世其來遠矣內有朝覲會同辭受送勞之禮外有存
省聘問傳遽道諭之事束帶立朝與賓客言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專對之才不可謂無益于用是以聖人雖以
德行為先而語言辭命亦在所不廢此宰我子貢所以
得齒于顏閔之後而公西華所以得與於由求之列也
子恥巧言後世遂以質訥為賢是果聖人之意哉言不

可以取人則古之所謂以言揚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末也故與諸公議之

問為巳之甚而至於絶物者此楊朱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義兼愛之甚而至於喪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為不仁外不至於絶物内不至於喪我處乎二者之間確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為害道夫士之擇術蓋亦可謂難矣兼愛者謂之不仁為巳者謂之不義處乎二者之間自以為得之矣而又謂

之害道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二者而后可以為道乎抑所謂道者亦不離於此乎

問揚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夫道德仁義一也道在天則為陰陽在地則為柔剛在人則為仁義仁則三德所謂柔克義則三德所謂剛克仁義相濟則三德所謂正直者也

故善言道德者未嘗不通於仁義善言仁義者未嘗不本於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義是果足以為知道德者

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賤仁義此有司所以不能無疑而質之於諸君也

問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知此然六官之屬三百有六十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以為闕而不置耶則古之諸侯莫不有史晉之乘楚之檮杌是也而況於王者乎以為置而不錄耶則羅春鳥除烏鳶去鼃黽除水蟲之類至纎至悉無所不載而況於書言動者乎意者左右之職非六卿之屬乎抑周

之建官不能盡見六篇之書乎諸君其試陳之

問兵法有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李廣之為將也居則無部曲出則無行伍幕府無簿書之繁屯舍無刁斗之衛務為簡易士卒樂之程不識之為將也居則正部曲出則正行伍晝治簿書夜擊刁斗近乎煩擾士卒苦之夫以兵法觀之不識之將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廣之事蓋不可為法於後世者也前史是廣而非不識何哉二者皆古之良

將也諸公將安處乎

問兵家之有六韜猶儒之有六經也其取名必有義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師以下治內是故謂之文自發啓以下治外是故謂之武此學者之所共知而無復可疑者馬自王翼至於農器而謂之龍自軍略至於壘虛而謂之虎自林戰至於公險而謂之豹自合分至於武騎士而謂之犬其取名之義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聞乎

問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

無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離乎流者也權量以為平城池以為固車服以為勸斧鉞以為威符節以為信是皆未離乎形者也既涉於有則不免於累而自古天下未嘗敢廢者何哉蓋穴土而得空鑿牖而得無則所謂有者乃無之所資故也夫無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於有累然則將安處乎以有為體以無為用雖涉於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問以道治天下者其事畧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詳是故歷以步其數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則有璣衡以齊之平使當其分秩使當其序以道在四時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巡狩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隩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則有官職以掌之觀堯舜之書則所謂道與事蓋可見矣以道治天下則無為者也以事治天下則有為者也堯典以道治天

下而舜謂之無為者何哉無為者天也有為者人也舜既以無為為治而堯獨謂之法天者何哉

問為治之序始於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義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古之聖人未有不循於此者也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當務者不過乎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方是時能以仁義道德為意者蓋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則道德滅裂道德不明則仁義消壞道德仁義既以滅

裂消壞則其所謂分守刑名因任之術原省是非賞罰之事可以為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漢唐之治所以終不及於古歟然則明天者治道之本學者所宜知也

問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將因其俗而治之耶則人自為禮無所統一家自為法無所視傚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將易其俗而同之耶則或抑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奪其所欲而與其所不欲殆非先王

所以觀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風俗又曰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敎不易其俗二說相反如此其可以相為用乎

問周之初王業始基四方諸侯未盡賓貢九州之賦未盡輸入征討戰伐之事未盡休息倉廩府庫未至於有餘方是之時宜乎多取然而關市未有征也澤梁未有禁也園囿之利猶與民共之山數林麓從可知也天下既平物衆地大四方諸侯皆已賓貢九州之賦皆已輸

入征討戰伐之事皆已休息倉廪府庫之積不患乎不足當是之時宜乎寡取然關市始有征矣澤梁始有禁矣山藪林麓猶設官以守之園囿從可知也豈先後之勢有不得不然者歟抑先王之立法初不為有餘不足計歟諸君其深考而備陳之

問先王之時其所謂師儒者乃六鄉之吏而其所謂士者乃六鄉之民故為士者未嘗不耕而為農者未嘗不學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士不與焉蓋以士寓於其間

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變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農之判蓋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當為而從學之徒一言及此則深詆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歴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於有莘之野乎何害其為聖且賢而孔子孟子之論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顧與聞之

問孟子習孔子者也揚子習孟子者也傳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韋編三絶曰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篤志如此孟子之書大抵皆得於經其傳稱詩書禮樂蓋無所不有而獨未嘗言易豈孔子好易而孟子獨不好歟揚子之學雖無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於易其言天下休咎既已詳於易之道而推本陰陽律歷又明於易之數豈揚子知易而孟子獨不知歟豈聖賢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歟抑所謂知者果不在於言與不言之間歟

問傳稱莊子之學無所不闚而其要本於老子著書十

餘萬言大抵以明老子之術而莊之自言則又異於此以謂道術旣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關而說之者有莊周聞而說之者審如所言則莊子之學其原不出於老子明矣而傳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莊之學諸君深得之矣其試辨之

問昔者七十子之徒從夫子於洙泗之間其志未嘗不欲附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嘗不欲成其名於後

世而卒能以其所長得與於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此夫子所以愍其成材之難而有不及門之嘆也然以曾子之賢而不與德行赤也束帶立朝可使與賓客言而不與於言語子賤之治至於民不忍欺而不與於政事子張有聖人之一體與游夏等矣而不與於文學夫成材之難夫子嘗嘆之矣幸而有焉又棄而不錄聖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問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

其要必歸於五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在物則為五味五聲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則為五常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數匹夫之所共知而聖人不能有所加損也今言仁義禮智而信不與焉是猶五行之無土五事之無思至於五味五聲五色皆闕其一謂盡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說如此學者所宜深考其意也

問由漢以來著書立言純合於經而不雜以諸子百家之說者揚子一人而已至論人物則猶有可疑者焉夫

莊子者古之所謂隱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韓配之莊子豈申韓之流也哉顏子之於聖人一間爾而以黔婁四皓配之猶若有理焉至以韋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雖賢然亦豈至是哉揚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爾諸君其以告之

眉山文集卷十二